

# 夜光杯



朋友几人约了下午茶，高大上的餐厅，精致的茶具，是个挺有浪漫情调的聚会，可偏偏有人吃嘛嘛地生闷气。原来，她刚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一位房主的感慨，使她心潮难以平息——

这位房主买下了去世的独居老人的房子，当他去收拾房间时，发现屋里还有不少老人留下的东西，如相册、日记、奖状等。他赶紧通知卖房人，得到的回复是：不要了，扔了。

既然让房主自行处理，出于好奇心，他便翻看起老人保存完好的3本相册和5本牛皮封面的日记。他看到老人年轻时站在草原上的照片，这是他的知青岁月。照片背面端端正正写下了战友的名字和拍摄日期。他还看到相册的首页是夫妻二人和一双儿女的全家福。照片塑封了，还保存着底片。5本日记里记录了老人从读中学到去世前的点点滴滴。房主还找到一只铁盒，里面是老人从厂劳动模范到技术能手的奖状和奖章……

翻看这些遗物时，房主感慨不已，不知不觉看到了半夜。他感叹这些老物件完整地记录了老人的一生，而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好像和那位陌生的逝者是交过心的。他想不到他的子女怎么会把这么有意义的东西弃之如垃圾？他不舍得扔掉，保留了日记、相册和奖章，同时还把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新华

我的故乡宁波庄市沧桑千年，自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宁波甬江一带繁衍生息，至唐代有了明确的记载。庄市历史始于北宋，后一直延续，清初建立庄市街，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庄市老街沿街而筑，最盛时有100多家店铺，有染房、制鞋铺、轧米厂、打铁店、棺材店、剃头店、杂货铺，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因为年幼，我对这些店印象模糊，唯有长面店，记忆犹新。

每次跟阿娘去庄市，总看见很多店门前竖着架子，比人还高，上面挂着长面，像一架架竖琴。风吹过，面条互相碰撞，发出脆响。面很细很长，我顽皮，常用手去拉，滑滑的却不断。店里总有人在忙，是否有机器，不记得了。

阿娘说，我们是宁波“饭榔头”。除了过年做糍、馒头，家里每顿吃米饭，早饭也是干饭泡水泡。到庄市赶集，我见到长面觉得稀奇，吵着要吃。阿娘说，这是给“产妇娘”吃的，用来催奶，小娘（小姑娘）咋好吃？我听了，不明所以，便不再提。

有一年，嫁到对岸的阿大阿姑生了儿子，按规矩娘家要去送“生姆羹”。她相依为命的祖母没钱，急得哭了几次。阿娘得知后，去庄市依规矩买了五斤长面，三斤红糖，要我和志明叔去送礼。阿姑的公婆很凶，村里人都怕他，我不敢去。阿娘说，送礼去有碗长面吃，我们高兴地拎着东西去了，看门人说里面有“红房”（产房），小孩不好进，把门关上了。我们只好走了，走到桥上，忽想起长面没吃到，又去敲门，却没人理我们。长面什么味道，还是没尝到。

过了很多年，我再去庄市，镇上还有做长面的，但只有很少几家了。直到我生了孩子，坐月子时，窠娘来服侍产妇，我才第一次吃到长面。原来煮长面很麻烦，面是咸的，煮后要用冷开水洗，要洗两三遍。咸味去掉了，在开水里再过一遍，然后浇上红糖水才可吃。

长面很韧，横洗竖洗，一根也不断，红红的面汤里，一根根细长的面盘成一团，用筷子挑起来，嘴一吸，哧溜一下，顺着喉咙就下去了。那味道，是甜里带点咸，绵绵的，韧韧的，有嚼头，却不硬。阿娘说，长面好像阿拉庄市人，怎么折腾，都不断，也不变形，做人就要韧而不硬。做月子的一个月，我一曰三餐，晚上加点心都是长面，面上卧着糖水蛋。窠娘煮好面，每顿都端到我床前，笑微微地说：“吃，趁热吃！”吃好了，盯着我立刻躺下（宁波人坐月子，要躺一个月），她才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这以后，每次回老家，我在庄市河两边走，再也没有看到过长面店，庄市长面也买不到了。前年，族弟阿华为外孙办满月酒，我去了，他送了我一包长面。回到家里拿出来看看，上面已没有“庄市”的标签，与我记忆中的长面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我烧了一锅开水，照着记忆中的煮法下面、洗面、放糖水，从不下厨的我，忙了一头汗。面煮好了，我尝了一口，又苦又涩，咸中带酸，五味夹杂，终究，我吃不到从前的味道了。忽然，泪流满面。距离我上次吃长面，已隔了四十多年！老家已变成苍翠的植物园，窠娘也化作了星辰。惟有庄市长面，如同扯不断的乡愁，时时萦绕在梦里，牵得心头生疼生疼。

## 活着的遗物

章慧敏

字典，一套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毛选留下了，其他的书籍等物他发布在群里，谁要准拿走……

这个故事有点沉重，听得我们也都有点悲哀。“60后”解嘲道：民间有云：亲人去世是应该烧掉或扔掉他们的衣物，“烧”是“捐”的谐音，化成灰烬的衣物是捐给远去的亲人继续使用的。

他话音刚落，“50后”立刻反驳：有这么绝情的吗？如果老人留下的是金银、存折，子女也让人扔掉？

毋庸置疑，如今退了休的老人才有闲情逸致与友人相约旅游、聚餐，看电影，而大部分子女都在为工作和生活忙忙碌碌。他们不是看不懂老一代人的情怀，而是来不及细细品味。我们这代人精心保留着亲人的遗物，内心是希望把家庭情感延续下去，但一味要求子女和父母步调一致，未必能如愿。

果不其然，我们中最潇洒的一位，连身后事也考虑得潇洒：她曾跟女儿说起过家里的什么好东西留给她，但说一次吵一次，女儿斩钉截铁地回答什么都不要，观点是享受当下，死后何必必要睹物思人，流

下伤心泪？这番话让她既伤心又无奈，她对我们说，人生再精彩，但若珍藏的和挚爱的连子女都不在乎了，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决定把自己最喜欢的几件物品放进包里，关女儿儿到时间一起烧掉。

下午茶喝到这时，咖啡因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60后”说：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钱是替社会保管的，那么我们的物不也在替社会保管？想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沮丧的？

对呀，我曾经得知，有一位临终关怀的病人，当医生和志愿者问他的心愿时，他表示想把一套健身器材捐给有需要的人。大家到处联系，最后将器材捐给了一家残疾人机构。不仅了却了病人的心愿，也让物品有了再使用的价值，重新唤醒了它的生命。

这件事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个关于遗物的话题。“50后”问，不知社会上有没有遗物博物馆？如果有的话，类似日记、家庭账册和奖章什么的都可以捐出去。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只是名人才有传奇，普通人也有成长的经历。

这个点子真好，没有博物馆，有个收纳机构也好。有些遗物，比如书籍或物品，对家人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惠及有需要的人。带着对生命的尊重，让遗物活起来，就是重新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

今年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身为上海人，我30多年间数十次到访泉州，为泉州高兴的同时，不禁追忆起最早让我了解泉州的“恩师”陈泗东先生。

1984年10月，我到泉州考察马可·波罗的相关记载，听到有口皆碑的“泉州通陈泗东”，说其父是清末举人，家学渊源，他从小被称为“神童”，国学深厚，对泉州文史无所不晓……于是我去泉州市文管会拜访。但见他南人北相，高个，爽朗。说起上海，他一往情深。原来他上世纪40年代中考入上海暨南大学，作为学生领袖发动学运，加入地下党，后被通缉而逃离……在上海度过了峥嵘岁月。1957年，他书生意气，屡遭不公，但仍醉心于泉州的文史，1974年参与了举世瞩目的泉州宋船发掘工作。“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陈公得以主政泉州文管会、方志办等，于

朋友发来图片，新泡的桂花茶。汤色红亮，应是丹桂。因是新鲜的花粒，它们鼓胀着，挤挤挨挨，簇拥在杯底，释放着生命里的余香。

桂花守约，留着一夏的心事，单等秋风吐露。今年的秋，来得较迟，有人戏言，是日子把自己过忘了。已是暮秋，突然一天，小区里，行道边，有桂香飘来。起初只是袅袅，似是欲言又止，接下来便是集体吐纳，天地间桂香回荡，直把行人醉。我深吸一口香气，又是做糖桂花的时候了。

母亲去世后，每年，我都会做一瓶糖桂花。并不是特别馋这一口，或许，我是以这种方式，祭奠曾经陪伴我的人。

母亲喜欢各种花，以前，我家院子里有株金桂小苗，长成一棵，再年年开花，都是母亲的功劳。别人只是把桂花当花看，母亲则给我们做了一回又一回的糖桂花。

谈及绿皮火车，很多人记忆中的印象应该是和拥挤、混乱、肮脏、浊气联系在一起，耳边还会回响起车上售货员那一段经典的叫卖声：香烟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开水泡碗面，来来来，腿收一收……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乘坐绿皮火车旅行，是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经历，然而近几年随着新建高铁的不断开通，想要去坐坐颇有怀旧意味的绿皮火车，反倒不是件容易事了。

小时候坐过很多次绿皮火车，长大后转为了体验，也“刷”了不少有绿皮火车的铁路线：从东北大兴安岭到南疆的天山腹地，从四川的

河口峡谷到八达岭长城脚下，从海边到沙漠，从深山到草原，绿皮火车带着旅客看遍南北风情、阅尽人间沧桑。

那是十年前的春节，初到东北。绿皮火车行驶在加格达奇到伊图里河的

两赴闽南采风，我作为助手相随。我和冯老在泉州的几天，陈公全程陪同考察，他俩一见如故，一路上“谈笑鸿儒”。陈公请冯老多宣传闽南，事后冯老以如椽大笔发表了《百教争传刺桐城》《泉州海交馆》《漫步在洛阳桥上》《五里桥》《谒李贽故居》《摩尼教所在》《郑成功与施琅》《厦泉州中》等数万字。如今泉州申遗成功，可以告慰陈公的在天之灵了。

是一发不可收，倾全力考证历史、保护文物，促成泉州1982年名列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

陈公亲自带我径直去大院内的宋船博物馆参观。它原长38米，宽11米，载重200吨，是13世纪的远洋商船，实证了当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也拉开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港及海外交通史研究重镇的序幕。谈起泉州，陈公如数家珍，在他的指导下，后来我遍

访了泉州地区众多古迹，还发现泉州的佛、道、伊斯兰、摩尼诸教都能并存相处的。过去我们只接受了农耕文明的教育，而泉州则为我补上了海洋文明的大课。最早也是陈公指导我了解闽南话与唐古音的关系，并嘱我观摩南音。他还介绍了多位泉州文化名人，包括李硕卿老，李老也与我热谈上海：他1927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成为潘天寿的弟子。

30多年前，新民晚报副总编冯英子应厦门日报领导方汉生、林严心盛邀，

上，轻轻摇动桂花树冠，桂花如雨簌簌下，不一会，已经铺满厚厚一层。

母亲回来，只能笑骂几句。她小心收集桂花，淘洗后放在竹筛里，捡去花梗、残花和树叶，摊在太阳底下晾晒，一天下来，桂花就过完了花的一生——原本金黄的一层，变得干缩发暗，颠一颠，只有一小捧。做糖桂花也是有仪式感的。晚上，母亲把家里收拾停当，便来专心腌渍了。她拿出早准备好的干净瓶子，一层白糖，一层桂花地铺着，间或再晃晃，排排空气，只要装到八九成便可。我们围在她身边，屏息相看。干桂花的香味淡了许多，失去了水分的香气是不饱满的。但母亲总是说，香味还活着，会在瓶子里慢慢释放的。

完了，瓶子搁置在餐桌一角，走来走去，我们都会看上一眼。看着桂花的颜色愈发深褐，看着瓶子里溢出了糖水，一眼又一眼，满满的期待与快乐。

要不了多久，糖桂花就可以吃了。开瓶，酝酿已久的香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在花香的尾调又掺杂着糖的甜香，诱得我们直往桌边凑。挖上一大勺，糖汁在水中缓缓化开，干瘪的桂花虽没有丰满的身姿，但留存余的香味让它的生命再一次延续了下来。平时常忘喝水的我们，会一杯一杯地牛饮。

成家以后，母亲会做更多的糖桂花，一瓶一瓶地让我们带回家。母亲在，我们凡事都有着依赖心，母亲不在了，桂花还开着，糖桂花也做着，可是，由口入心，只有思念一味。

母亲则是看花开得多好，真是舍不得呢！母亲是真的不忍摘花，她常说过，所有的花，花期都短，在花脱离树的一瞬间，“叭”地一声，生命就结束了，就让它长在该长的地方，我们有花看，有香闻。

我们姐妹几个可不管这些，趁母亲不在家，拿报纸铺在地

森林铁路里，兴安岭的冬天沉寂而冷静，四周白雪苍茫，村庄里的烟火气不由得让人心生向往。绿皮火车是那段铁路线上当时唯一的旅客列车，所以每天相向而行的两趟列车成了当地人出行的唯一选择。那时私家车尚不普及，客运班车受天气和班期影响大，廉价的绿皮火车成了最好的选项。对面是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妻，坐火车去探亲，时值正月，聊起过年的

饺子，男主人说饺子可以除除夕吃到十五，每天都可以做出不同的样子，以至于那次东北之行一路都在尝试不同的饺子；而另一个年轻人在伊图里河下车，他要转车去老家根

公里程路上，成百上千座村庄每天翘首以盼火车的到来，村民们把大山深处的东西运到山

外，又从山外换回了生活所需。除了人和物，牲畜和家禽都是绿皮车上的常客，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语言，在一座座小站间飘散。

而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贵州水红铁路上的绿皮车之旅。这条铁路从六盘水到红果，在2001年建成之前，当地不少孩子上学来回一趟要走四小时的山路，而这条长度不到120公里的铁路的出现，让他们走出深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因为沿线旅客需要运送的物资很多，有些绿皮车厢被改造成大篷车的样式，有点类似于地铁车厢，两边两条长凳，中间空间全用来装运物品。记得那是年初春的午后，踏上了这条铁路线上的旅程，山里的风依旧很凉，从窗外灌进车厢，但同时也有阳光，让车厢里多了温暖。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蹲在车厢里，各拿着一本书，任由火车启动、停车、上下乘客、翻越大桥、穿过隧道，他们沉浸在手中的书里，读了很久，不知疲倦。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人生是朝着哪个方向前行的，但我始终觉得，无论现在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一定不会忘记曾经在绿皮火车上度过的岁月和时光。

天山以南的南疆铁路，夏天的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同样在绿皮火车上，体验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近处是戈壁荒原，望不到尽头，偶尔还会扬起起的沙尘迷了双眼；远处是洁白的雪山冰川，仿佛近在眼前却在脚下盘桓数小时而不得接近。南疆铁道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线路因翻越天山的需要，不断地蜿蜒回旋，由此也形成了极为壮美的南疆铁路展线集群，坐在绿皮火车上，可以同时领略到惊险的鬼斧神工和建设的自然艰难。窗外的景象多变，多重的自然性格让人捉摸

那是十年前的春节，初到东北。绿皮火车行驶在加格达奇到伊图里河的

两赴闽南采风，我作为助手相随。我和冯老在泉州的几天，陈公全程陪同考察，他俩一见如故，一路上“谈笑鸿儒”。陈公请冯老多宣传闽南，事后冯老以如椽大笔发表了《百教争传刺桐城》《泉州海交馆》《漫步在洛阳桥上》《五里桥》《谒李贽故居》《摩尼教所在》《郑成功与施琅》《厦泉州中》等数万字。如今泉州申遗成功，可以告慰陈公的在天之灵了。

是一发不可收，倾全力考证历史、保护文物，促成泉州1982年名列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

陈公亲自带我径直去大院内的宋船博物馆参观。它原长38米，宽11米，载重200吨，是13世纪的远洋商船，实证了当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也拉开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港及海外交通史研究重镇的序幕。谈起泉州，陈公如数家珍，在他的指导下，后来我遍

访了泉州地区众多古迹，还发现泉州的佛、道、伊斯兰、摩尼诸教都能并存相处的。过去我们只接受了农耕文明的教育，而泉州则为我补上了海洋文明的大课。最早也是陈公指导我了解闽南话与唐古音的关系，并嘱我观摩南音。他还介绍了多位泉州文化名人，包括李硕卿老，李老也与我热谈上海：他1927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成为潘天寿的弟子。

30多年前，新民晚报副总编冯英子应厦门日报领导方汉生、林严心盛邀，

上，轻轻摇动桂花树冠，桂花如雨簌簌下，不一会，已经铺满厚厚一层。

母亲回来，只能笑骂几句。她小心收集桂花，淘洗后放在竹筛里，捡去花梗、残花和树叶，摊在太阳底下晾晒，一天下来，桂花就过完了花的一生——原本金黄的一层，变得干缩发暗，颠一颠，只有一小捧。做糖桂花也是有仪式感的。晚上，母亲把家里收拾停当，便来专心腌渍了。她拿出早准备好的干净瓶子，一层白糖，一层桂花地铺着，间或再晃晃，排排空气，只要装到八九成便可。我们围在她身边，屏息相看。干桂花的香味淡了许多，失去了水分的香气是不饱满的。但母亲总是说，香味还活着，会在瓶子里慢慢释放的。

完了，瓶子搁置在餐桌一角，走来走去，我们都会看上一眼。看着桂花的颜色愈发深褐，看着瓶子里溢出了糖水，一眼又一眼，满满的期待与快乐。

要不了多久，糖桂花就可以吃了。开瓶，酝酿已久的香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在花香的尾调又掺杂着糖的甜香，诱得我们直往桌边凑。挖上一大勺，糖汁在水中缓缓化开，干瘪的桂花虽没有丰满的身姿，但留存余的香味让它的生命再一次延续了下来。平时常忘喝水的我们，会一杯一杯地牛饮。

成家以后，母亲会做更多的糖桂花，一瓶一瓶地让我们带回家。母亲在，我们凡事都有着依赖心，母亲不在了，桂花还开着，糖桂花也做着，可是，由口入心，只有思念一味。

母亲则是看花开得多好，真是舍不得呢！母亲是真的不忍摘花，她常说过，所有的花，花期都短，在花脱离树的一瞬间，“叭”地一声，生命就结束了，就让它长在该长的地方，我们有花看，有香闻。

我们姐妹几个可不管这些，趁母亲不在家，拿报纸铺在地

## 扯不断的乡愁

叶良骏

庄市，总看见很多店门前竖着架子，比人还高，上面挂着长面，像一架架竖琴。风吹过，面条互相碰撞，发出脆响。面很细很长，我顽皮，常用手去拉，滑滑的却不断。店里总有人在忙，是否有机器，不记得了。

阿娘说，我们是宁波“饭榔头”。除了过年做糍、馒头，家里每顿吃米饭，早饭也是干饭泡水泡。到庄市赶集，我见到长面觉得稀奇，吵着要吃。阿娘说，这是给“产妇娘”吃的，用来催奶，小娘（小姑娘）咋好吃？我听了，不明所以，便不再提。

有一年，嫁到对岸的阿大阿姑生了儿子，按规矩娘家要去送“生姆羹”。她相依为命的祖母没钱，急得哭了几次。阿娘得知后，去庄市依规矩买了五斤长面，三斤红糖，要我和志明叔去送礼。阿姑的公婆很凶，村里人都怕他，我不敢去。阿娘说，送礼去有碗长面吃，我们高兴地拎着东西去了，看门人说里面有“红房”（产房），小孩不好进，把门关上了。我们只好走了，走到桥上，忽想起长面没吃到，又去敲门，却没人理我们。长面什么味道，还是没尝到。

过了很多年，我再去庄市，镇上还有做长面的，但只有很少几家了。直到我生了孩子，坐月子时，窠娘来服侍产妇，我才第一次吃到长面。原来煮长面很麻烦，面是咸的，煮后要用冷开水洗，要洗两三遍。咸味去掉了，在开水里再过一遍，然后浇上红糖水才可吃。

长面很韧，横洗竖洗，一根也不断，红红的面汤里，一根根细长的面盘成一团，用筷子挑起来，嘴一吸，哧溜一下，顺着喉咙就下去了。那味道，是甜里带点咸，绵绵的，韧韧的，有嚼头，却不硬。阿娘说，长面好像阿拉庄市人，怎么折腾，都不断，也不变形，做人就要韧而不硬。做月子的一个月，我一曰三餐，晚上加点心都是长面，面上卧着糖水蛋。窠娘煮好面，每顿都端到我床前，笑微微地说：“吃，趁热吃！”吃好了，盯着我立刻躺下（宁波人坐月子，要躺一个月），她才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这以后，每次回老家，我在庄市河两边走，再也没有看到过长面店，庄市长面也买不到了。前年，族弟阿华为外孙办满月酒，我去了，他送了我一包长面。回到家里拿出来看看，上面已没有“庄市”的标签，与我记忆中的长面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我烧了一锅开水，照着记忆中的煮法下面、洗面、放糖水，从不下厨的我，忙了一头汗。面煮好了，我尝了一口，又苦又涩，咸中带酸，五味夹杂，终究，我吃不到从前的味道了。忽然，泪流满面。距离我上次吃长面，已隔了四十多年！老家已变成苍翠的植物园，窠娘也化作了星辰。惟有庄市长面，如同扯不断的乡愁，时时萦绕在梦里，牵得心头生疼生疼。



## 泉州通，陈泗东

方毓强

是一发不可收，倾全力考证历史、保护文物，促成泉州1982年名列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

陈公亲自带我径直去大院内的宋船博物馆参观。它原长38米，宽11米，载重200吨，是13世纪的远洋商船，实证了当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也拉开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港及海外交通史研究重镇的序幕。谈起泉州，陈公如数家珍，在他的指导下，后来我遍

访了泉州地区众多古迹，还发现泉州的佛、道、伊斯兰、摩尼诸教都能并存相处的。过去我们只接受了农耕文明的教育，而泉州则为我补上了海洋文明的大课。最早也是陈公指导我了解闽南话与唐古音的关系，并嘱我观摩南音。他还介绍了多位泉州文化名人，包括李硕卿老，李老也与我热谈上海：他1927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成为潘天寿的弟子。

30多年前，新民晚报副总编冯英子应厦门日报领导方汉生、林严心盛邀，

上，轻轻摇动桂花树冠，桂花如雨簌簌下，不一会，已经铺满厚厚一层。

母亲回来，只能笑骂几句。她小心收集桂花，淘洗后放在竹筛里，捡去花梗、残花和树叶，摊在太阳底下晾晒，一天下来，桂花就过完了花的一生——原本金黄的一层，变得干缩发暗，颠一颠，只有一小捧。做糖桂花也是有仪式感的。晚上，母亲把家里收拾停当，便来专心腌渍了。她拿出早准备好的干净瓶子，一层白糖，一层桂花地铺着，间或再晃晃，排排空气，只要装到八九成便可。我们围在她身边，屏息相看。干桂花的香味淡了许多，失去了水分的香气是不饱满的。但母亲总是说，香味还活着，会在瓶子里慢慢释放的。

完了，瓶子搁置在餐桌一角，走来走去，我们都会看上一眼。看着桂花的颜色愈发深褐，看着瓶子里溢出了糖水，一眼又一眼，满满的期待与快乐。

要不了多久，糖桂花就可以吃了。开瓶，酝酿已久的香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在花香的尾调又掺杂着糖的甜香，诱得我们直往桌边凑。挖上一大勺，糖汁在水中缓缓化开，干瘪的桂花虽没有丰满的身姿，但留存余的香味让它的生命再一次延续了下来。平时常忘喝水的我们，会一杯一杯地牛饮。



指尖精灵（摄影）张寅

张寅

## 七夕会

朋友发来图片，新泡的桂花茶。汤色红亮，应是丹桂。因是新鲜的花粒，它们鼓胀着，挤挤挨挨，簇拥在杯底，释放着生命里的余香。

桂花守约，留着一夏的心事，单等秋风吐露。今年的秋，来得较迟，有人戏言，是日子把自己过忘了。已是暮秋，突然一天，小区里，行道边，有桂香飘来。起初只是袅袅，似是欲言又止，接下来便是集体吐纳，天地间桂香回荡，直把行人醉。我深吸一口香气，又是做糖桂花的时候了。

母亲去世后，每年，我都会做一瓶糖桂花。并不是特别馋这一口，或许，我是以这种方式，祭奠曾经陪伴我的人。

母亲喜欢各种花，以前，我家院子里有株金桂小苗，长成一棵，再年年开花，都是母亲的功劳。别人只是把桂花当花看，母亲则给我们做了一回又一回的糖桂花。

## 美食